

宋元學案

上海文瑞樓印行

紫微學案表

呂本中

從子大器

從孫祖謙 別為東萊學案

榮陽孫

從孫祖儉 別見東萊學案

元城龜山唐

從子大倫

山了翁和靖

從子大猷

震澤門人

從子大同

安定泰山涑

從子林之奇

從子子冲

水百源二程

呂祖謙 別為東萊學案

橫渠清徽焦

李楠

李樗

汪應辰

別為玉山學案

王時敏

別見和靖學案

章憲

章慈

廬陵瀟溪鄧

劉世南 別見豫章學案

江西湖三傳

周憲

並見震澤學案

王師愈

別見龜山學案

曾季狸

方疇

方豐之

子士繇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黃樵

三山學侶

曾幾

別見武夷學案

許忻

別為范許諸儒學案

並紫微講友

宋元學案卷三十六

餘姚黃宗義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

紫微學案

祖望謹案大東萊先生為滎陽家嫡其不名一師亦家風也自元祐後諸名宿如元城龜山廬山了翁和靖以及王信伯之徒皆嘗從遊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溺於禪則又家門之流弊乎述紫微學案

梓材案紫微與及門諸傳本在和靖卷中自謝山始別為學案

滎陽家學

胡程再傳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

呂本中初名大中字居仁其先東萊人自文靖公始家京師父好問資政殿學士封東萊郡侯先生以正獻公恩補承務郎紹聖間黨事起正獻追貶先生亦坐黜元符中復官政和五年調興仁濟陰簿繼為秦州士曹丁母憂吉除大名路撫幹宣和六年除樞密院編修官靖康初遷職方員外郎以不答梁師成大者名紹興六年自直秘閣主管崇道觀召赴行在特賜進士出身擢起居舍兼權中書舍人七上年上幸建康先生奏曰當今之計必為恢復事業

求人才卹民隱審政刑開言路然後練兵謀帥增師上流固守淮甸伺彼有釁一舉可克若邦本未強恐生他患引疾乞祠直龍圖閣知台州不就主管太平觀召為太常少卿八年遷中書舍人又兼權直學士院初先生與秦檜同為郎意歡甚秦又先生父所薦御史也趙忠簡鼎耳熟先生名亦大欽嚮之先生之真拜西掖也趙秦適為左右揆論議多不諧檜有專擅之意欲排不附已者先生為陳同人于野亨之義檜不然之又力勸檜不可汲用親黨除目下先生即奏還之檜勉其書行卒不從會哲宗實錄成忠簡除特進先生草制有曰會稽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伯散牛李之黨未知明是以去非檜大怒言於上曰本中受鼎風旨伺和議不成為脫身之計風御史蕭振劾罷與祠卒於上饒年六十二學者稱為東萊先生賜謚文清所著有春秋解童蒙訓師友淵源錄行於世先生少從遊定夫楊龜山尹和靖遊而於和靖尤久和靖之致仕也先生問曰伊川歸田納其告教曰臣本布衣得還初服為榮今先生受四品服致仕與伊川異何也和靖曰居仁責我則是但焯荷聖恩四章不允復賜雜物今解孟子以進當俟書成隨納章服耳先後之間非有異也從孫祖謙祖儉修

祖望謹案先生歷從楊游尹之門而在尹氏為最久故梨洲先生歸之尹氏學案愚以為先生之家學在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蓋自正獻以來所傳如此原明再傳而為先生雖歷登楊游尹之門而所守者世傳也先生再傳而為伯恭其所守者亦世傳也故

中原文獻之傳獨歸呂氏其餘大儒弗及也故愚別為先生立一學案以上紹原明下

啟伯恭為

梓材謹案先生主濟陰薄時榮陽門人頗夷仲贈詩有同升夫子堂句先生罷官留別亦云昔日同升夫子堂知先生固從學榮陽兼聞父祖之訓者第以為榮陽家學可也

西垣童蒙訓

補

學問當以孝經論語中庸大學孟子為本熟味詳究然後通求之詩書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得主張則諸子百家長處皆為吾用

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如是則是躐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

本中往年每侍前輩先生長者論當世邪正善惡是是非非無不精盡至於前輩行事得失文字工拙及漢唐先儒解釋經義或有未至後生敢置議及之者必作色痛裁折之曰先儒得失前輩是非豈後生所知蓋前輩專以風節為己任其於褒貶取予甚嚴故其所立實有過人者近年以來風節不立士大夫節操一日不如一日

齊晏子納邑衛公孫免餘辭邑鄭子張歸邑此古人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處亂世自全之道國語公父文伯之母分別沃土瘠土之民以為聖王勞其民而用之左傳亦言民生在勤以

此知勤勞者立身為善之本不然萬事不舉細民能勤勞者必無凍餒之患懶惰者必有饑寒之憂然則後生處身居業可不以勤勞為先乎

萬物皆備於我及身而誠富有之大業至誠無息日新之盛德也

范辨叔說今太學長貳博士居此任者皆利於養資考求外進也為之學士者皆利於歲月應舉也上下以利相聚其能長育人才乎此於本亦已錯更不須言也

立節非一朝一夕所能為蓋在平日之所養也李自明云此事閒特說甚易在臨事要執得定嘉祐以前以言事被責為榮一諫官以言被責時兼判國子監乃與諸生往賀焉既見顏色慘沮殆不能語昔人尚如此

莊子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治天下國家曰是不然禮記曰誠者非徒成已也將以成物獨善一身之道乃兼善天下之道但行之有先後耳若以莊子為我之說為在其學聖人也

祖望謹案紫微所作切要於童蒙訓一書其所述諸大儒言行予已采入諸學案其未盡者列於此卷而官箴見於成公集中者亦備引之

梓材謹案童蒙訓謝山列入於此者四十二條尚有可入諸學案者今移入安定學案一條移入高平學案四條移入廬陵學案一條移入源溪學案一條移入明道學案一條移入伊川學案二條移入范呂諸儒十條移入元城學案一條又一條附入案語又移入景迂學案一條移入榮陽學案三條移入龜山學案一條附入呂范諸儒案語者

一條又移入陳鄒諸儒三條移入荆公新學畧一條又一條分列秦山學案高平學案崇陽學案陳鄒諸儒學案而仍列於此者九條

謝山跋宋鄭呂西垣童蒙訓曰紫微先生師友雜志雜說諸書大略與童蒙訓三卷互相出入無甚異同也記晁公武讀書志曾引童蒙訓中語謂秦淮海自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與其舊作不同而今無之然則尚非足本耶然讀樓迂齋序則是本乃紫微從子倉部彌中所手鈔大愚子喬年所是正不應尚有脫落或者公武誤指紫微詩話以為是書未可知也

實錄卷中爲紫微和倉部彌所鈔
口口大愚其云從十倉部彌口誤

舍人官箴

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可以遠恥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為不必敗持不必敗之意則無所不為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己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僭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為之為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為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

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事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間求其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為民害其益多矣

不與人爭者常得多利退一步者常進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垂報於後不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忍者必敗此實未知利害之分賢愚之別也

黃氏補

當官之法直道為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大事者須用馮宣徽所稱惠穆稱傳之說此非特小官然也為天下國家當知之

當官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以至誠遇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則可以免禍

黃氏補

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卑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厯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謹不可不詳知也

徐丞相擇之嘗言前輩多盡心職事仁廟朝有為京西轉運使者一日見監窯官問曰所燒柴凡幾竈曰十八九竈曰吾所見者十一竈何也窯官愕然蓋轉運使晨起望窯中所出烟幾道知之其盡心如此

黃氏補

當官者詳讀公案則情偽自見

黃氏補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疏絕要以清心省事為本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靜慮一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惟不苟者能之

處事者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急不以集事為急而以方便為上

孫思邈嘗言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侈於遠如此則人事畢矣嘗當官之要也

黃氏補

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為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舊嘗為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當官取傭錢般家錢之類多為之程而過受其直所得至微而所喪多矣亦殊不知此數亦吾分外物也

當官者前輩多不敢就上位求薦章但盡心職事所以求知也心誠盡職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當官遇事以此為心鮮不濟矣

黃氏補

畏避文法固是常情然世人自私者率以文法難事委之於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猶己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

嘗謂仁人所處能變虎狼如人類如虎不入境不害物蝗不傷稼之類是也如其不然則變人類如虎狼凡若此類及告訐中傷謗人欲置於死地是也

黃氏補

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消詳斟酌之爾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為己也

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偽不如一實反覆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眾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

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人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

忍之一字眾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

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官箴十八條今移入榮陽學案一條移入陳鄒諸儒一條又從黃氏補本錄入者十一條其一條移入高平學案一條移入范呂諸儒一條移入榮陽學案一條移入陳鄒諸儒

紫微說

世之學者志邇而趨遠忽卑而升高虛詞大言行不通實雖從就學則先云言不必信行不必果達節行權由仁義行而不知言必信行必果守節共學行仁義之為先務也故修其身者荒唐謬悠之說施於事者顛倒雜亂而卒無所正也

王輔嗣云安身莫若無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實法言也以上見文集

梓材謹案謝山節錄紫微童蒙訓外又錄其說三條云見文集蓋見成公集耳今移一條於元城學

雜錄

少年無輕議人無輕議事補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王氏困學紀聞引呂居仁雜錄如是即謝山所謂與童蒙訓互相出入者也深富謂二語本魏李秉象識

祖望謹案紫微之學本之家庭而偏叩游楊尹諸老之門亦嘗及見元城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成公之先河實自此出顧世以其喜言詩也而遂欲以江西圖派殄之不知

先生所造甚高成公詩云吾家紫微翁獨守固窮節金鑒朝罷歸朝飯而薇蕨我我李杜壇總角便高躋暮年自誓齋銘几深刻責名章與俊語埽去秋一葉冷淡靜工夫稿乾迂事業有來媚學子隨叩無不竭辭受去住間告戒意尤切可以知先生晚年之養矣惟是其於釋氏之學有未盡斥者則滎陽之遺風也然學者讀其童蒙訓官箴而行之足以入聖學矣於其佞佛姑置之可也

附錄

自少講學即聞父祖至論又與諸君子晨夕相接兼陶當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此論最要又謂學者當熟究孝經論語中庸大學然後偏求諸書必有得矣從游楊尹叩微旨復造劉安世陳瓘之門請益公之學問端緒深遠蓋如此

六飛幸吳郡欲進蹕建康公論自古創業中興者必有根本之地以制四方之地必有根本之兵以制四方之兵今所仰以為根本之地者不過兩浙江東福建而已然而諸路凋殘民力已困所仰以為根本之兵者禁衛是也而單弱不可用乞令大臣廣選才略先求二者之要而力行之

苗互監階州倉草場以贓獲罪黥之公奏曰近歲官吏犯贓多抵黥罪且既名士人行法之際宜有所避況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若遽施此刑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深悔亦無

及矣又此刑既用臣恐後世不幸奸臣弄權必且借之以及無罪使國家此刑不絕則紹聖以來儉人盜柄搢紳遭此殆無遺類矣願酌處常罰以稱陛下仁厚之意疏再上從之

駕幸建康公疏言當今之計必先為恢復事業乃可觀釁而動若但有其志而無其業恐益他患今江南二浙科須實繁閭里告病尤當戒謹儻有水旱之絕之虞奸宄竊發未審何以待之復請於九江鄂渚荆南諸處多宿師旅臨以重臣至如孫氏以來名將皆言西陵建平國之蓄表今二處正在荆峽間當精擇守臣假之權柄以待緩急則江南自守之計差為備矣論任人當別邪正邇來建言用事之臣稍稍各徇私見不主正說元祐紹聖混為一途其意皆有所在若不早察必害政體

公以切直忤柄臣一斥不得復用貧甚人多為公戚而公方且深居講明道學要其視摧抑屏棄為士之常初不以介意也

公器蘊宏厚行誼純篤誠意充積表裏無間與人忠信樂易即之藹然莫見其愠平日日學問以窮理盡性為本卓然高遠不可企及

王深甫困學紀聞曰趙襄子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說苑談叢曰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呂居仁謂忍詬二字古之格言學者可以詳思而致力

補

紫微講友

文清曾茶山先生幾

別見武夷學案

吏部許先生忻

別為范許諸儒學案

紫微家學

胡程三傳

倉部呂先生大器

奉議呂先生大倫

合傳

呂先生大猷

合傳

呂先生大同

合傳

呂大器字治先弼中子紫微從子累官尚書倉部郎東萊之父也兄弟四人曰大倫字時敏大猷字允升大同字逢吉纂約隱堂以講學汪文定公稱之嘗謂呂奉議時敏貧甚閒廢日久可惜而尤愛逢吉謂其所講釋者莫非前言往行之要蓋皆有得於家學者也治先為曾文清公壻兼得其傳兄弟中惟逢吉夫

梓材謹案汪玉山與逢吉書謝山節錄六條於玉山學案其五條今分移高平涑水元城景迂諸學案

紫微門人

提舉林三山先生之奇

林之奇字少穎一字拙齋侯官人從居仁遊教之以廣大為心以踐履為實稱高弟紹興丙

辰西上應進士行至北津而返曰未忍舍吾親也益肆力於學及門嘗數百人學者稱為三山先生成紹興己巳進士由長汀尉薦除正字遷校書郎入對言堯舜執中不離仁義次言宜華文弊歸於忠實次言無尚老莊之學高宗褒納之御製損齋記先生奏言損思以益德損用以益本損華以益實朝議欲兼用王氏新經先生言晉人以王何清談之罪深於桀紂胡堽內食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所謂邪說誠行淫辭之不可訓者先生嘗言欲圖中原必自巴蜀若浮江絕淮下梁宋以圖中原必不能也故亦壁淝水雖一勝而卒不能長驅而前符離之捷中外稱賀先生獨貽書幕府戒以持重已而果覆以病乞去除宗正丞使衆舶奉祠尋卒三山之門當時極盛今其弟子多無可攷而呂成公其出藍者也先生所著有尚書周禮論孟揚子等講義又拙齋集二十卷今惟尚書與集存

修○雲濠案尚書全解宋志作五十八卷內府

藏本為四十卷

拙齋紀問

補

司馬牛問仁問君子兩次未達此非能領解者然亦可謂善問蓋世亦有一種不言不語的人豈可一概謂之仁亦有一種愚慧直行之人豈可一概謂之君子故孔子遂告以為之難內省不疚

論語一部聖人之心體在之須是不釋手看始得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全體是自己更有什麼從无妄卦曰无妄之往何之矣无妄矣更有什麼往

易理無非自然三百八十四爻此是一年日數蓋連閏也

陳魯山云應二十八宿所直日過月宿多作雨心月孤危月燕畢月烏張月鹿子因悟月離於畢俾滂沱矣之意

革巳日乃孚三三其卦兑上離下離為日在兑下日巳酉矣故為巳日之象

謝夫人謂安石曰何不教兒安石曰我常自教兒此語甚好然未必能行期喪不輟音樂棋妓遊東山此豈可以教兒

魏幾道云天乃錫予洪範九疇彞倫攸敘禹之所以能敘彞倫者由其治水能順天地生數之順焉觀其冀州既載蓋始於北方乃始及兗青徐又次及荊揚乃及豫然後梁雍終焉蓋自北方而東自東而南乃及於中而終以西北其順如此所以為敘彞倫

前輩云疑字悔字皆進學門戶學者須是疑是悔於道方有所入

學者到得臨利害處放倒做是他原不曾有立若實有所立如何放得倒

前輩所立規模不可輕變雖細事變之亦有其害

凡觀人之術無他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即壽考